

唐會要卷第六十

其... 唐會要卷第六十

其... 唐會要卷第六十

其... 唐會要卷第六十

其... 唐會要卷第六十

其... 唐會要卷第六十

其... 唐會要卷第六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會要

第十五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會要卷第六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王溥纂



御史臺中

館驛使 彈劾

館驛使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勅延傳驛宜目御史出使便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監察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為乾元元年三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諸道館驛使大曆五年九月杜濟除京兆尹充本府館驛使自後京兆常帶使至建中元年停大曆十四年九月門下省奏兩京請委御史臺各定知

驛使御史一人往來勾當遂稱館驛使謹按六典及御史臺記并襟注即並不言臺中有館驛使正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遠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大定元年五月六日勅諸軍節度大使聽將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萬人已上鎮軍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並給傳乘

景雲二年八月四日勅諸使至京都經一日已上即停乘傳驛及供給長安四年五月二日乘傳使人事閑緩每日不得過四驛開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專知傳驛官一差定後年限未終所由得不輒迴改并別差使及別報當其年七月一日勅諸道按察使家口往過宜給傳遞

十五年四月十日勅兩京都高驛應出使人三品已上及清要官驛

馬到日不得淹留過時不發餘並令就驛進發左右巡御史專知訪察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勅知聞比來給傳使人為無傳馬還尺乘驛徒押傳遞事頗勞煩自今已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卷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除都督刺史并闕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勅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無關事雅適其宜如聞江淮河南兼有水驛損人費馬甚覺勞煩且使臣受命貴赴程期豈有求安閑故為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五日自今諸郡太守謝上表並附驛遞進大曆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即官請假拜掃宜准開元天寶中旧例給公乘其年九月十七日門下省奏准公式令諸給驛馬駁事三品及爵三品已上若王四疋四品已上及國公三品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疋餘官爵各一疋伏望今後並約前件馬數給券其從人每馬一疋

許將一人送之其月勅節文兩京宜委御史臺各定知驛御史一人
來勾當諸委節度觀察使各于本道判官中定一人專知差定訖並
具名御聞聞奏并牒奏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館驛置五等使料及
人馬數其月詔商州度上津路館置舍

正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元河南水陸運使薛珏奏當有館驛準永泰
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緣路無故不得于館
驛淹留縱狀有事經三日已上即于主人安置館存其供限如有家
口相隨及自須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館驛將什物飯食草料等就彼
供給擬者伏以承前格勅非不丁寧歲月滋深日循久弊今往來使
客多是武臣踰越條流廣求供給府縣少闕悔吝坐至屬當凋殘實
難濟辦况都城大路耗費倍深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勅絕其僥濫
俾懼章程庶郵驛獲金駝司是守勅旨宜付所司舉元勅處分

其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諸道進奉却迴及準勅發遣官健家口不合
給驛券人等承前皆給路次轉達牒令州縣給熟食程糧草料自今
以後宜委門下省檢勘憑據分明給傳牒發遣加切勘責勿容踰濫
仍準給券例每月一度具狀聞奏

其年十二月勅節文送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送上都至荆南為次
路驛知六路驛官每一年無敗關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
二年周無敗關與減一選三周年減兩選

八年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
還券至所諸州府納之別給令還其常叅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寧
往來並給券送之

元和四年正月勅準元和三年諸道給券道勅文摠一百二十七道
已上者州府長官宜奪一季俸祿其本州官曹官及錄事叅軍付吏

部用關去任殿一選

其年監察御史元稹勅奏徐州節度使王召傳送故監軍使孟升還京給券乘驛仍于郵舍安喪柩有違典例

五年正月考功奏諸道節度使觀察等使各選清強判官一人專知郵驛知一周年無違犯与上考如有違越書下考者伏以遵守條革終為奉職便每殊考恐涉大優今諸不違勅文者書中上考其違越者依前書下考仍請永為常式勅旨依奏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御史出使及却迴所在館驛逢中使守日例御史到館驛已于上廳下了有中使後到即就別廳如有中使先到上廳御史亦就別廳日循歲年積為故實訪聞近日多不遵守中使若未諳往例責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惧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舊例異其守分勅旨其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

省官或出銜制命或入赴關庭諸道節度使觀察使赴本道或朝親并前節度使觀察使迫赴關庭者亦準此例先監察御史元稹自東臺赴關至于水驛与中使仇士良爭所之事應士良以鞭擊元稹之面跪而走故有是命

九年四月自夏州至天德渡廢館一十一所通緩急時年去迴鷓自郭落南過清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同懷義表至朝廷大怒恐以迴鷓声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為迴鷓入寇且當變絕和事不應便來犯边但願設備不定為例目請致之

十一年十二月門下省奏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送之

十二年十二月復以中書官為館驛使六典之制以監察第二御史主郵驛元和初常以中官曹進王為使剛性躁遇四方使多倨詰之或至侮辱者内外屢以為言宰臣李吉甫等論罷之至是復置左補闕裴潯上疏曰伏以館驛之務每驛各有專知官主當又有京兆現

察京兆使史通相監臨臺中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關伏以近有
敗事上開聖聽若明示科條切責官吏據其過犯明加貶黜敢不惕
懼日夜勵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則內臣外務賊分各殊
切惟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于初令賊有方不必
在大當掃靜天氣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正在今日疏奏不
取十三年庫部員外郎李渤為潞州吊祭使上言凡內諸驛馬多死
上命以飛龍數百匹付之

長慶元年九月中使二人充行營糧料館驛使左補闕蔣防等以非
故事恐驚物聽上疏切諫遂罷之其月復置行營糧料館驛等中使
宰臣切論給事中封勅諫官上疏曰

其年四月勅如聞館驛通馬死捐轉多欲令提舉吏人悉又推法中
使驛吏稱不見券則隨所索及供既無憑據官有定數自今以後中

使乘遞宜將券示驛吏據券供馬如不見券分外索馬輒不得勒供
下後從長樂臨臯等驛準此勘合如不遵守要速聞知仍委所在長
官當時具名御聞奏其常叅知官出使及諸道幕府軍將等合乘遞
者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當加科貶

其年九月時詔命授行營諸司方略朝令夕改驛使相望京兆尹柳
公綽獻狀訴云自出鎮兵興使命繁并館驛貧虛鞍馬多闕又勅使
行專都無限約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鞍乘衣
冠士庶驚擾怨嗟于是降勅中使傳券數素有定數如聞近日多越
券牒宜令諸司府具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勅分明曉示自今已後
如更違越府在州縣俱當時具名聞奏

寶曆二年二月鳳翔龍州觀察使上言當管 緣興迴元新迴斜谷
路創置驛三所岐山縣南界置涇陽驛郿縣北界置過蜀驛寶雞縣

南界置安途驛其月山南西道現察使上言當道新制斜谷其中須置館驛及創驛右界名者三甘亭館請改為懸泉驛駱駝蕩館改為武興驛坂下館請改為右界驛並可之

太和四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益緣任闕其人則朝廷切于摠理近日皆顯陳私便不顧京國越理勞人逆行縣道或非傳置創設供承况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條則例當踰文計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資陪又準假寧令官五考一給拜掃假今借稱幸逆便路願謁枌榆則是展墓足以日行赴官皆枉道臣今月五日已于延英面奏伏幸聖旨令將伏永狀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律敢有違越請委所司論列勅旨依奏八年八月門下省奏應常恭官私事請假逆來準例並給券牒今商量或緣家事乞假各申私志須約公費自今後應有此色假官並任私行門下省不得

給公券如或事出特恩不在此限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門下奏常恭官寒食拜掃今月七日延英面奏進止今準往例給公券者臣等謹檢舊按承常恭官應為私事請假外州往來給券牒伏準太和八年八月十日勅釐革應緣私事並不許給公券今臣等商量唯寒食拜掃著在令式銜恩乘驛用表哀榮虔奉聖旨重頒新令具有拜掃不出府界假內往來者並不在給券限勅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商量條流奏所置館驛馬什物兼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色錢物恭拜脩文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少速具分拆奏來者臣今商量請準勅先牒諸府州勘鞍馬什物作人功價糧課并勘每年緣館驛馬占留錢數諸色破用及使料粟麥通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具檢前後

勅文行用相當者參立新格逐急條流除館驛弊事事不多載
其年三月門下省奏準今月六日勅中使乘券人馬數訪聞近日皆
守勅文不敢逾越施之久遠須令通濟其遠近送諸道春衣使須有
大將衣任量加馬一匹勅旨令貴必行理須通濟供奉官緣官僦人
多宜加遍馬一匹春衣端午使例外更加一疋冬夜使例外更加兩
疋餘並準三月六日勅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江淮兩浙每驛供使水夫價錢旧例約
十五千已來近日相仍取索無度蘇常已南無驛使供四十余千或
界內有四五驛往來須破四五百千今後宜依往例不得數外供破
如有越遠長吏已下書罪大中五年七月勅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
陸兩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頭陸路則隨送船行或使頭乘舟
則隨送登陸一道券牒兩處供害物擾人為弊頗甚自今已後宜

委諸道觀察使及出使即官御史并在巡院切加覓察如有此色具
名奏當議懲殿如州縣安有祇候官吏所由節級科釀議無容貸
六年二月汴州觀察使崔龜澤奏當管三州水陸管驛先準勅文條
流水夫具有定制并不許行轉牒供券外剩人歲月滋深元被過客
外千求剩索人夫別奄生料臣今欲條流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及
諸道監軍別勅判官赴任及歸闕庭若有家口及叅送人即量事祇
共其本官迎送軍將官健所由諸色受顧人等本道既各給程限兼
已受傭直並請不供狀怒使客曾得館驛分外祇供忽此遵減必巧
言謗讒上聞聖聽今欲準此釐革不敢不奏勅旨宜依其諸道亦準
此處分

彈劾

故事御史彈日坐曰伏彈至景雲二年已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即

奏不許即止儀鳳二年三月十九日勅凡有彈糾皆待大理斷招後錄入功過至德元年九月十日詔御史彈事自今以後不須取大夫同置乾元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臺所劾彈事不須先進狀仍服牙冠所被彈劾有稱仇嫌者皆莫迂延以求苟免但所舉當罪則仇亦無嫌如憲官不舉所賊降資出臺儻涉阿容乃重貶責曰制凡事非大夫中丞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為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旁冠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正規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叔萬紀事我見不能斤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尚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史訶擔宅監察御史常仁約劾之大理丞張山壽斷以遂良當徵二十斤少卿張獻冊以為非當佑宜淺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佑私但兩和耳園宅及田不存而肆豈用應佑獻冊曲憑佑買斷為無罪大理之賊豈可使斯人處之

遂良及獻冊官

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事丞畢正義枉法使出之將納為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範鞠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于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官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問狀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承狀淺庶績咸熙風雨時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克至聖失之于四凶漢祖深仁失之于陳稀光武聰明寬恕失之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于張邈此並英雄之主莫不失之于前得之于後陛下繼聖抚育萬方蠻貊夷落犹恐

刑網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
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弥不可容使是畏義府之权势能殺身以滅口
則此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姦說佞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

龍朔二年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薛仁貴殺降九十餘萬
更就磧北討其餘衆遇大雪兵士糧盡凍餓死者十八九御史大夫
楊德裔劾奏曰謹按仁泰狼心非才繆荷拔擢擁旌翰海問罪天山
理虔奉廟恭行天討而無謀短懷悞諫乃肆兇殘恣戮向若大軍
初到明諭天旨抚納前降招承後服則鉄勒支善不日斯平仁泰素
關遠圖莫曉机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被塗炭之
誅惧死懷生者目成絕漢之計加以沙塞綿邈風雪嚴疑不量士馬
疲疴不度糧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征夫殞斃骸腐委積剝剔縱橫
暴骨交衢實下泉可悼成規失守明罰所誅自聖朝削平天下以
來未有如仁泰此行損威挫銳之甚豈可並資誣罔不直繩愨悼存
理宜懲肅其仁泰等故殺降人餓殺兵士並請付法以申典憲通大
五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為一

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賍賄貪濁四失義背禮五淫昏狼戾論五罪合至萬死請下獄理罪

大定元年張易之縱恣益橫常私相引上李弘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義激于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姚璿恐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則天意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勅特原之仍令易之等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賍污貶官御史大夫李丞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諂大夫礼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

比肩事主得各彈事不相聞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則可如不許彈則如之何大夫不知曰誰也承嘉默狀而憚其剛直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按問鄭普恩妻有寵于帝庶人特勅令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恩待御史范欽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忠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從奏聞令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恩及狀昭露陛下曲為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刺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恩上意乃解獄遂定其年監察御史魏傳躬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权耳若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奸賍四十万請寘于極法上不省傳躬又奏懇請光祿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矣至景龍元年九月十二日又勅寬惠範之罪傳躬進曰刑賞者國家大事陛下賞已安加豈直刑所不及削惠範官放歸于第

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故云汝為君自將司明則知萬机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脩一水牕或砍一枯木並皆上聞旒展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望令準御史隨行糾彈上從之三年二月九日娑葛入寇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兵部尚書宗楚客侍中紀處訥曰惟性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克意碩操憂國如家遂乃潛通檢訖納貨取資公引頑亮受財無限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邇不寧由此贓臣取怨中國臣忝直指義在觸

邪請黜巨蠹用荅天造並請收禁差三司追鞠其年五月監察御史李懷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贓污狼籍詔監察御史裴漼按其事時安樂公主事諷漼遂對伏重彈奏愔湜竟逆貶削說斬非所開元二年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及為日知所銜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劾彈之舉若遭恐脅以成奸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却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旧視事賤日知為其年三月殿中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照太子賓客常安石彥照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記為諸姑潛相援引既曰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犹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于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之際結為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与安石托附阿常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上皇輔政之制定阿常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臣怨憤臣

雖才識安庸忝司清憲熟見奸僻敢不糾彈彥照並請法處分于是
建中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彈京兆尹蕙御史大夫嚴郢
于紫宸殿以郢奉詔浚陵陽渠匿詔不時行故使奔蹙以歸怒于上
上即位初侍御未放請復旧制置朱衣豸冠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
彈又令御史得專彈劾不復白于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之乃削郢
御史大夫著賜魚袋自是日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狀著希楊炎之
意彈郢人頗不直之

正元元年三月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上旨曰自今上對彈劾宜人
自陳論不得群署章奏苦涉朋黨初京兆尹李齊運以公事詔萬年
于廷京師不直其妻鄭氏告寬關下御史大夫崔縱請宥死伏上
不許遂妻訥寬不已縱執奏如初御史中丞張或繼論御史連章彈
齊運乃奏云臣孤立為朋九年正月待御史殷永免官初奉誠軍節
度使康日知朝覲失儀為御史彈奏詔捨之目勅御史有節將始至

朝礼小失勿劾及是郢寧節度使張猷甫入閣失儀永廷劾之猷甫
素服待罪闕下召見慰諭以永忘其前命故免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舉奏前小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
方隅所寄尤重至于勅令首合遵行一昨歸朝固遠明旨復備貢獻
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之時亦有進
獻當勘責之離越州後方見赦書道路已遙什納無處者既經鴻需
須為商量已書罰乞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自今已後諸道長史有赴

闕廷者並不得取本道錢物妄稱奉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
初坦既奏舉晟濟美人皆待罪于朝堂上召坦對褒慰久之曰晟等
所獻皆以家財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天下之大信也天下
皆知之今二臣僚是不畏法陛下奈何以不信而失天下大事乎上曰
朕敬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昭聖德上稱善其言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直奏云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侍
御史被彈即請向下人承次監奏或有不到即殿中侍御史于侍御

史下立以備其缺臣伏以朝官入閣失儀知彈侍御史合彈奏錯失
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事後入本班候監奏出閣狀後
合侍御史罪比乃殿廷舊制于事為宜今若移一殿中放彈御史之
下以防向上失錯或殿中自錯則擬更立何向人下監奏繫于瞬息
只合知彈侍御史便了不必別差殿中既乖故實終慮駭謀伏請自
今已後却依閣內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
奏畢狀出待罪莫從易便永可遵行奏可
長慶四年六月侍御史濫造于閣內奏彈左金吾大將軍李祐近違
勅罷吏請進馬以論祐趨出待罪宣放之
太和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為魏博所敗喪師過半御史中丞溫
造殿中侍御史崔彞彈之曰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李聽按甲迂延
逗撓以致狼狽而敗自圖苟免伏請付法司論罪上持原之

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欵閣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曰內通勅
使外運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私人不敢言道
路以目請付法司奏未報欵連上十餘疏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
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知彈侍御史自京城百司及天下諸
州府等公事應關文法者皆先申臺司旧例配知彈侍御史一人專
掌其事至朝日入閣又對伏彈奏中外臣僚不如法者事最繁重又
須詳精一人當之實恐不逮臣商量請知彈御史一人專掌京城百
司公事皆彈侍御史一人分掌諸州府之事庶使官業各備無所遺
闕從之

唐會要第六十一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御史臺下

史下立以備其缺臣伏以朝官入閣失儀知彈侍御史合彈奏錯失
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事後入本班候監奏出閣狀後
合侍御史罪比乃殿廷舊制于事為宜今若移一殿中放彈御史之
下以防向上失錯或殿中自錯則擬更立何向人下監奏繫于瞬息
只合知彈侍御史便了不必別差殿中既乖故實終慮馭謀伏請自
今已後却依閣內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
奏畢狀出待罪莫從易便永可遵行奏可
長慶四年六月侍御史濫造于閣內奏彈左金吾大將軍李祐近違
勅罷吏請進馬以論祐趨出待罪宣放之
太和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為魏博所敗喪師過半御史中丞溫
造殿中侍御史崔彞彈之曰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李聽按甲迂延
逗撓以致狼狽而敗自圖苟免伏請付法司論罪上持原之

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欵閣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曰內通勅
使外運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私人不敢言道
路以目請付法司奏未報欵連上十餘疏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
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知彈侍御史自京城百司及天下諸
州府等公事應關文法者皆先申臺司旧例配知彈侍御史一人專
掌其事至朝日入閣又對伏彈奏中外臣僚不如法者事最繁重又
須詳精一人當之實恐不逮臣商量請知彈御史一人專掌京城百
司公事皆彈侍御史一人分掌諸州府之事庶使官業各備無所遺
闕從之

唐會要第六十一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御史臺下

諫諍

推事

出使

知班

襟錄

諫諍

長安四年十一月勅于登萊州置監牧和市牛羊右肅政臺監察御史張廷珪諫曰切見國家于河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擬于登萊等州置監牧此必有人為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為陛下陳其策耳臣愚以為齷齪小算有損無益為盛明天子行于世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為匹夫藉空虛之地罄勤若之功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必取于人送牧于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况和市遞送所在騷狀公私煩費不可勝計今河南牛疫處十不存二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于抑奪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加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克之端

送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于常百姓私陪即破家產雖官得一牛一羊百姓已恤兩牛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也又聞君之所恃者人人之所恃者食食之所資者耕耕之所恃者牛失牛則廢耕廢耕則去食去食則人無以生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狀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有無故宜取之哉假令畜牧能遂繁孳三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于中土割其命為資乎牛之為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又如此伏願特加審慎詳圖賴益諸府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倘迴聖慮即日傳絕天下蒼生不勝幸甚其後數日御史中丞盧懷慎上表曰臣奉使幽州推事途經銜相等州知河北和市萊州監牧牛臣聞官人百姓當土牛少市數又多官估已屈于時價衆戶又私相陪帖既印之後却付本主養飼春暮草青方送牧所竟無蠲折侵削實深且人惟國本食乃人天牛之不存農將安寄河北百姓尤少牛犢賤市抑

養奪取無異聚農戶之耕牛與牧孳課奪居人之沃壤將為牧場益國利人未見其可所和市牛臣望摠停為計之上

神龍二年京兆常月將上書訟皇后為亂中宗大怒令撲殺之御史中丞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怒甚謂璟曰朕以為斬訖何故之緩璟曰臣言中宮為亂于武王思陛下不知勘問直言斬論事者臣恐朝野有竊議者中宗轉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狀臣不敢奉詔上意少解遂配流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宗楚客兄弟并冉祖雍李悅等共誣御安國相王鎮國太平公主与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令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容一弟一妹思受羅織宗社存亡實在于此臣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容顏陛下詳察此言初則天欲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

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虛_御上深納之遂停鞠問其時左補闕吳兢上表曰臣聞道路竊議云宗楚客紀納等誣搆安國相王以為連謀于庶人重俊將請下制獄臣既奏職諫曹安敢不奏且安國相王實陛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等共加羅織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又王之仁孝幽明共知頃遭荼毒哀毀過度以陛下為性命亦陛下之手足既孝于父母而惡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誅邪賞之于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刈股肱獨任胷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為寒心可為慟泣自昔剪伐枝幹假权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覆漢委王莽遊成篡逆晋家以自相魚肉襄瀛鼎沸隋室以猜忌子弟海內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跡自陛下登極于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

可不慎乎

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敢以耳目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留意省察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正任政州雍縣令界內婦人脩路御史諱免之頃年婦人未役脩平道途蓋其常也調路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已選人有通索闕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為見机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剋剝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百姓足官孰与不足矣往年兩京与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每一員缺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犹致止逸往年選司送容安閑而以礼所敬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引接但仇敵佑道耳往年劾官交替者必儲畜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宣競為隙執符紛狀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頃年差黠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

言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為引令人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為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戕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儲蓄矣若不釐革其弊必恐致今風化年年不守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嶺南市舶司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監選司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見欲而心乱必矣臣竊見慶立等雕鑄詭物置造奇器用浮巧為真玩以詭怪為異實乃理國之所巨蠹明王之所嚴罰柰乱聖謀汨數彝典昔露臺無費明君尚或不忍象筋非多忠臣犹且憤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者殺今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為奇伎恠好也蕩謂惑乱情欲也今慶立等皆欲求媚聖

意播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宣奢滯于天下必若慶心矯而為之是禁典之所無赦也陛下即位日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敷節儉則萬方幸甚

元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楊虞卿以上頻行幸盤遊上疏諫曰臣聞鳶鷁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死竊聞帝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况北虜犹梗西戎未賓而河之瘡痕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尽在朝廷之制度未脩邊儲屢空國用犹缺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御宇宙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寮執事重聽而問造膝以求四方內外有所現焉今自聽政以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奉詔誥朝廷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盈廷中忠言未聞于聖聽臣實羞之盖由主恩踈而忠正之路

未啓也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語逆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今自宰相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座故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聽以承後宜申明恪勅不得更示大曆十四年六月勅即官御史充使絕本司務者改与校檢及內供奉裏行

元和四年監察御史元積出使東蜀劾奏故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礪雖已死其屬郡七州刺史皆坐責罰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觀察使李衆為恩王傅初衆舉按屬內刺史罪御史盧則就鞠得實使還而衆以貨遺所推令史至京有告者令史決流盧則停官故衆亦坐焉

七年閏七月勅前後累降制勅應諸道違法徵科及刑政寬濫皆委

出使郎官御史訪察聞奏雖有此聞未嘗舉職外地生人之勞朝廷莫得盡知今後應出使郎官御史所歷州縣其長吏政俗閭閻疾苦水旱災傷並一一條錄奏聞郎官宜委左右丞勾當並限朝見後五日內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如所奏不實必議懲責

知班

正觀六年八月唐臨為殿中侍御史大夫常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此亦小事不足介意請今日已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乱班宗道曰共大夫語何至于是臨曰大夫亦乱班常失色而退

顯慶四年侍御史張由古知班凡乱班多是尚書郎由古每唱言員外郎小兒雜共語喚引駕鼻轡上行朝士側目鄙之

大定元年王無兢為殿中侍御史王班于閣門外宰相團立番班北

無兢前曰在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擊之請齊班當時朝臣商量是非參半

景龍二年左臺御史崔涖彈班不肅上表曰臣聞叔孫通觀漢朝多闕尊卑失序所以分別上下申明禮儀于是羣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為貴此皆由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乎萬邦用刑四海者也臣竊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內詎合論私班列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勅目或旁闌制詞或交者乱言或越班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諠譁或行立怠惰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祇懼之容實紊矜莊之典臣謬膺推擇叨掌糾彈見無禮于朝誠是臣之深恥况西戎獻款官少不下五六人請于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寬滯若御史臺缺官便令聞奏送之

出使

正觀四年監察御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勲戚自重漫衆僚
候之昇迁亭凝不為札呵却之士廉甚恥恚至五年入為吏部尚書
會凝赴選日出為蘇湖令十七年監察御史汲師巡獄至長安縣令
李乾祐不知御史至巡訖將上馬乾祐始來師願見不言而去乾祐
深憾之二十年四月乾祐除御史中丞遂出為新樂令

顯慶三年七月監察御史胡元範使越雋至益州附馬都尉喬師望

為長史出候之先是勅斷迎
使臣師望托言他行元範引

却不與相見師望又忿憾按轡專道徐反駐浚慶

及元範按劾其杜僧事師望素與許敬宗善先驛奏之元範及迴免官
麟德二年十月徵劉仁執次于菜舍于驛西所夜已久有御史至驛
人白曰西所少住有使至矣曰誰曰帶方州刺史御史令移却仁執
遽就東所既至拜憲大夫其御史媿不自安他日謂侍御曰諸公出
使當須振舉寬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

指行中曰只如某侍御夜到驛中東廳所校几何苦死遣移乃就東
廳豈忠恕之事耶願諸公勿為也諸御史莫不翕狀自誠

乾封二年二月常仁約除侍御史子公卿相見未常行拜禮或勉之
約曰鵬鵠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
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耳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猷等不協更
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猷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
可失審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于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十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因不得輒差判官其出
使日皆于側門進狀取處分

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勅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
閬州縣祇迎相望道路收宰祇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禮何自

今已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偉門况陛下神聖如五帝其臣莫能望清
光所宜周遍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愈明陛下求理于公
卿公卿求理于臣輩自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
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安慮危之心
不相及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踈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
祿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之上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獎
後宰臣令狐楚蘭悅段文昌延英奏事日以納諫為賀

推事

顯慶五年正月監察御史袁異式受宰臣李義府密旨推青州刺史
劉仁軌有所凌辱過甚及為侍御史而仁軌入為大司憲式心不自
安後因酺倉起言之劉公謂侍御曰彼人對某卧而無礼自是往事
某不介懷式拜謝之

龍朔二年十月秦令言新除監察御史推洛州長史許力士子犯法
使還將奏諸御史謂曰未經奏事宜習之咲曰由来所便問作手狀
又都不曉及奏不稱臣上問力士知不對曰許長史不知上曰對朕
猶喚許長史豈能推事令法官重推令言官免

垂拱元年四月監察御史蘇珣按韓魯諸王獄珣奏據狀無徵則天
召見詰問珣執奏不迴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當即有驅使此獄
不假卿也遂令珣于河西監軍

長安三年九月八日魏元忠為張易之所御配流太子僕 崔正慎

東宮 獨孤禕之等送至郊易之大怒復使人誣告則天令監察御

史馬懷素按問續使中使促迫諷令御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
怒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正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
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及伏誅藥布猶奏事哭于其屍漢朝

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則天意解由是獲免
天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勅東西兩推及左右巡使皆臺司重務比
來轉差新人数有改易既不經久頗紊章程宜簡擇的狀公正精鍊
者令始末專知不得輒替換若無缺失至改轉時遲速間以為褒貶
興元元年十月四日勅知東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臺司以推鞠為
重務請令第一殿中同知東推第二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一
人有故同對便知先所置推官二員請停

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奏其推知御史差使改移其兩推即須改入
舊例合有推官今請置兩員与本推御史同推御史縱有改移不失
根本若非取掌見任官手力外請給十年充糧料等取贖贖錢勅旨
依奏

元和五年四月命監察御史楊寧往東都按大將令狐運事時杜亞

為東都留守惡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敗于北邙亞意
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寧既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
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狀
上信而不疑寧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覆為
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尽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
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
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
得見陛下乞容尽詞上意稍緩元素尽言運寃狀明白上乃悟曰非
卿孰能辨之後数月竟得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累遷給事中每
美官缺必指元素為

八月九日御史中丞薛存誠奏當司應受事推勘等臺中旧例及興
元元年十月四日御史大夫崔縱重奏取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

人共成四推尤以東西推為名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州府為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隻日則殿院受事其中一人有故則同對便知者伏以所分諸司及府州為限已定事若併至無例均分劇者則推鞠唯精閑者則吏能莫試今請不以東西為限亦不以取隻日隻日受事但請依舊請四推御史令輪環受事周而復始如此則才用俱展勞逸必均其餘應緣推事須有約勒若一一聞奏慮煩聖聽勅下後請隨事條流勅旨依奏

太元二年閏三月中書門下奏御史臺推事縱有特宣亦須正勅應朝官犯罪准獄官令先奏後推格式具存合共遵守臣等請便提舉勅旨依奏

太和四年八月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奏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文戶部鹽鈇院官帶憲銜者推劾

又各得三司使申稱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北狄來賓恐觀中國之指外蕃之所調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內量貶

開元二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監察襄行翟璋知班及牒中書省勸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瑩希瓘入為所擢出授岐陽縣令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入使魏州長史敬讓辰州長史周利正俱欲奏事左臺御史翟璋監殿廷揖利正先進讓以父暉為利正所薨不勝憤遂越次而奏利正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詐冤枉不可不務朝儀亦不可不肅可奪一季祿而已貶利正為亳州長史

正元十四年五月侍御史殿中鄒儒立以太子詹事蘇弁入朝班位失序對仗彈之弁于金吾伏待罪數刻特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

常宗正鄉

元年御史中丞竇叅叙定班位祿養事班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并乃引舊制立班臺官誥之乃徑云已白宰相請依舊制故儒立彈之

雜錄

垂拱元年正月十二日勅西京度人令御史一人檢校

其年二十六日勅御史糾獲眾狀未經聞奏不得輒便處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

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搥鼓石者令御史受狀為奏

三年十二月鳳閣侍郎韋方廣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令未差遺恐虧失節度夫古將軍出師君授之鈇鉞聞外之事皆使裁之如聞被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小大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

早制尊札便不可不許

景龍元年九月十九日勅選擇御史令本司長官共中書門下商量并錄由歷進奏者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左右藏太倉署差御史監知出納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勅監倉庫各定御史一人一年一替左右巡御史亦各定一人一季一替並不得改換及差使

天寶二年八月七日勅所置御史賊在彈違襍充判官誠非允當其諸道節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並停自今已後更不得奏苦切須奏者不得占臺中缺其本臺長官充使者不在此限

四載十一月十六日勅御史宜依舊制黃卷書缺失每歲委知襍御史長官比類能否送中書門下改轉不日褒貶

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勅風憲之地百察準繩頃者有司殊非慎擇

其御史湏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荐用
宝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御史大夫嚴武奏應在外新除御史赴臺
停止店肆事亦非宜仍令所在給公乘發遣以為永例勅旨依
建中三年九月一日勅御史大夫中丞奏授御史便充臺中職掌者
宜占缺以浚並依此處分

正元十二年十月御史臺奏依準正元二年班序勅諸使下三院御
史有本官是常參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內供奉裏行即入御史班
緣使下御史稍多近例並不在內供奉班內臣等參詳伏請自今已
浚請使下御史內供奉者入門日並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之
浚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便為常式庶叶通規勅旨依奏

元和六年三月御史臺奏準令用未浚決囚者請不通申時如勅到
府及諸司已未浚至者伏乞至未日仍請勅本司准舊例与御史同

臨引決勅旨依奏

長慶三年八月御史臺行送印一面出使二面比來御史出使推按
或用廢印或所在取州縣印文狀伏以使臣銜命推案事湏用印無
非切要既于所在求印事以漏洩伏請令有司鑄造送之

太和四年三月御史臺奏三院御史入到朝堂前無止泊處請置
祇候院屋知禡御史元借門下直省屋浚簷杈坐知巡御史元借御
書直省屋浚簷杈坐每日早入至巳時方出入前後並本所由自門
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東有官地東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請準長
慶元年八月于中書南給官地度支給錢置僕射祇候院例給此地
充三年御史祇候院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司自勾當浚便起造
伏以御史風憲之戒行止有常朝堂祇事每日湏入浚前假借不違
啓居或与吏伍相參或當食無所今伏請前件地名及起舍價伏乞

聖慈允臣所請勅旨依奏
會昌二年九月御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參據品秩令式合置引馬
臣伏以車服之制並示等威著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仕官
位已高或以散冗自謙或以簡便為意卒相倣倣不置引馬銜衛之
內品秩莫分事涉曰循頗乖典故其文武常參官起今已後並據品
秩准例置引馬其有合置不置許臣司糾舉罰俸一月俸料如違犯
不已請具奏聞庶存朝制度用表宮營勅旨依奏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唐會要卷第六十三

史館上

史館移置

諸史司應送史館事例脩前代史

脩國

史在外脩史

脩史館

史館移置

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正現三年閏十二月移史
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
成置史館于門下省之南
開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
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于中書省北其地
本尚藥局內藥院

諸司應送史館事例

聖慈允臣所請勅旨依奏
會昌二年九月御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參據品秩令式合置引馬
臣伏以車服之制並示等威著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仕官
位已高或以散冗自謙或以簡便為意卒相倣倣不置引馬銜衛之
內品秩莫分事涉曰循頗乖典故其文武常參官起今已後並據品
秩准例置引馬其有合置不置許臣司糾舉罰俸一月俸料如違犯
不已請具奏聞庶存朝制度用表宮營勅旨依奏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唐會要卷第六十三

史館上

史館移置

諸史司應送史館事例脩前代史

脩國

史在外脩史

脩史館

史館移置

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正現三年閏十二月移史
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
成置史館于門下省之南
開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
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于中書省北其地
本尚藥局內藥院

諸司應送史館事例

祥瑞禮部每季具錄送天文祥異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驗同
報蕃國朝貢每使正遇臚勘同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
并其主名字報蕃夷入寇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
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擄畜產并
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太常寺具所由及樂詞報州縣廢置及
孝義旌表戶部有即報法令變改斷獄新議刑部有即報有年
及飢并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戶部及州縣每有即
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恤同報諸色封建司府勘報襲封者不
在報限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都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
授並錄制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縣令善政異跡有
灼狀者本州錄附考使送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州縣
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京諸司長官堯

卒本司責由歷狀跡送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已下
堯本州本軍責由歷狀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謚考績錄行狀
謚議同送諸王來朝宗正寺勘報已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即
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有堪入史者雖不与前件
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建中元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館奏前件事條雖標格式目循不舉日
月已深伏請申明舊制各下本司送之大曆十四年正月已後
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跡各限勅到一月日報送此已後外
州縣及諸軍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納在京即每季申便為
怕例勅旨依

修前史

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嘗送容言于高祖曰宋

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遺闕當
令耳目猶接尚有所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埋沒無可紀錄
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司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
究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自有魏至于陳隋莫不自命
正朔縣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狀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
炎涼已積謠俗迂訛餘烈遺風汎焉將墜顧彼湮落用深軫悼
有懷撰次實資至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宗著作郎殷聞
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
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崔善為
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
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
中歐陽詢秦王府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綿歷數載竟不就而

罷

修撰之源自德棻始

至正觀三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

五代史

正觀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
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
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
上之進階頒賜有差

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
類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
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中書舍
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佐著作郎劉翌太史令李淳風太子舍人
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 行功刑部員外
郎辛丘馭著作郎劉胤之光祿寺主簿楊仁卿御史臺主簿李

延壽校書郎張文恭並分功撰錄又令前推州刺史令狐德棻
太子司議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安期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
其條例量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為本及十紀十志七十列傳
三十載紀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机王羲之四論稱旨焉
房玄齡已下稱史臣凡起例皆播獨創焉以其書賜皇太子及
新羅使者各一部

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齊周隋五代志三十卷太尉無
忌進之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呂才著隋紀二十卷其年符
璽郎李延壽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于隋
合一百八十篇號為南北史上自製序

景龍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後魏為未有
編年之文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 初魏明帝

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明收史以為晉元帝是牛
氏之子目姓司馬氏以應石文行冲難尋事跡以後魏道武帝
名健繼晉受命又考校讖符特著論以明之

光化三年直史館柳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議駁經史過當紀
子玄之失別纂成十卷號柳氏析微

國史

正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
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
遂良讀之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
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目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秘
閣并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已上欲寫者亦聽永
徽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無忌等修正現實錄畢上

之起正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

顯慶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無忌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崔
敦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中書侍郎李義府著作郎劉胤之楊
仁卿起居郎李延壽秘書郎張文恭等修國史成起義寧正
觀末凡八十一卷歲其書于內府至四年二月五日中書令許
敬宗中書侍郎許圜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楊仁卿著作郎
顧胤受詔撰正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
添成一百卷是日封敬宗子遂為新城縣男德棻封鼓城縣國
公圜師封平恩縣 淳風封昌樂縣男仁卿胤之並加諫議大
夫賞修實錄之功 上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胤等曰先
朝身擐甲冑親履兵鋒戎衣霑馬汗靱登生蟻虱削平區宇康
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寧晏方始歸功上 臨馭下人昨觀國

史所書多不周志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
使詳備至始先朝作威鳳賦意屬 舊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
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朕雲霧
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覩斯事恐其挂法者遂潛隱不出待其
整理朕後臨觀願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于法
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虧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為
于此今乃移向魏徵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既垂于實錄何以
垂之後昆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于草中見一人身帶
橫刀其人云辟仗至怕不敢出伏家搜索不覺遂不敢動先聖
斂轡即還願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于後堂同看早
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奏曰先聖仁恩
觸類皆是臣弟處傑往年宿衛之日被羗腰舉供奉見有三衛

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史我不謂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盧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高智周等並修史仁軌等于是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卒官又止長安三年正月一日勅宜令特進梁王三思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在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縣楷則以貽勸誡

神龍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騎常侍武三思中書令魏元忠禮部尚書祝欽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書少監柳冲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義徐堅等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文集一百

二十卷上之賜物各有差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劉子玄吳兢撰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成以聞又引古義白于執政姚崇奏曰伏見正觀十七年監修國史房玄齡與史官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成制封玄齡一子為縣男賜物一千段封敬宗南陽男賜物七百段敬播段司議賜物五百段並降璽書褒美又神龍三年五月監修史中書令魏元忠與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國子司業崔融等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成封元忠一子為縣男物一千段彥伯等各賜爵一等物五百段自餘卑官加兩階物段准處分仍並降璽書褒美令史館劉子玄吳兢等撰睿宗實錄又重修則天中宗實錄並成進訖准撰太宗實錄例監修官已下加爵及賜今于玄援引古今欲臣

聞奏臣謹尋故實例有恩賞事屬當時不可為準子玄等始末
修撰誠亦勤勞叙事紀言所錄雖重承恩賜命固在多子玄
等請各賜物五百段許之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國
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
十二卷在興慶宮史館並被逆賊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
修撰多時今並無本望委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並令府縣搜
訪有人收得國史實錄能送官司重加購賞并捨其罪得一部
超授官一卷賞十疋數月准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常
還賦陷城入東京其家先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大曆三
年起居舍人兼修史令狐焜修玄宗實錄一百卷焜著述雖精
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纂開元天寶間事唯得諸家文集編

其詔冊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略稱之

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以吳兢所撰國史則
天事為本紀奏議駁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
家邦前端千古設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婦人倫而
徑世道為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
道在乎勸誡功誡之柄在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
降几微彷彿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鴻名大統其可以貸
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
之際孝和以長君副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
陟既而握圖稱錄移運革名此司驚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
王建策皇運沒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
諱苟不損下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

必也正名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減不為僭奪握中持乎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為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五季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于倫非次于義無名史臣追書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教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賜命革矣徽號易矣薙裳服色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歷而列

為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知詳今考古並未為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之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荅曰昔高后稱制司其贍嗣獨有分王諸呂負于漢約無迂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已沒孝文在下後宮之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将誰為雖云其狀議者猶為不可况迂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荅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 裂為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君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于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

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穎智略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列傳于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正元元年九月監修國史宰臣韋執誼奏伏以皇王大典實存簡冊施于千載傳述不輕竊見自頃已來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紀錄其本不在館中褒貶之間恐傷獨見編紀之際或慮遺文泛前已來有此乖闕自今已後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曆凡至月終即于館中都會詳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鑠除已成實錄撰進宣下者其餘見修日曆並不得私家置本仍請永為常式泛之

元和二年七月太僕寺丞令狐丕進七父故史官峘所撰代宗

實錄四十卷詔付史館

五年十月宰臣裴垵與史官蔣武等撰德宗實錄五十卷獻之長慶二年十月勅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路隋中書舍人韋處原兼充史館修撰憲宗實錄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

會昌元年四月勅憲宗實錄宜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与新撰本同進來者至三年十月宰臣兼監修國史李紬與修史官鄭亞等修畢進上賜銀器錦綵有差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勅曰憲宗實錄宜施行舊本其新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知有寫得者並送館不得隱藏

大中五年七月宰臣崔龜滋等撰續唐曆二十卷八年三月宰臣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史館為事中盧

兆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虛告頌賜銀器錦
綵有差

大順二年二月勅吏部侍郎柳玘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
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
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奏駕部員外郎李胤太常博士鄭光庭
等十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廷裕孫宣宗朝耳目
聞覩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紀納于史館又龍紀中有處士沙
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終於龍紀目曰太和野史

在外修史

開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詔右羽林將軍檢校并州大都督府
長史燕國公張說多識前志學于舊史文成微婉詞潤金石可
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仍賫史本就并州隨軍修

撰

十四年七月六日太子左庶子吳兢上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
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
紀處訥宗楚客韋溫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
憲章苟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
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
雖繇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門志壘頃歲以丁憂
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載王言所書至重倘有廢紀實
深憂懼于是彌綸舊紀重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
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于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
盡在于斯矣既將撰成此書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繕
寫盡難特望給臣楷書手三數人并紙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

上史館于是勅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魏
荆州司馬其書未能就魏所修草本魏亦自將上令中使往荆
州取得五十餘卷其紀事疎略不堪行用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詔左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
李元絃奏曰國史者記人君臣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
之令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院撰錄令國之大典散在
教所且太宗別置史館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勒
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長慶三年六
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杜元穎奏臣去年奏詔命各據
見在史官分修憲宗實錄今緣沈傳師改官若更求人選擇非
易沈傳師當分雖搜羅未周條目紀綱已粗有緒竄以班固居
卿里而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專精國誌玄宗國史張說在本

鎮兼修代宗編年令孤垣自外郡奏上遠考前代近參本朝皆
可明徵實有成例其沈傳師一分伏望勤就湖南修畢先送史
館與諸史官參詳狀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始終之効傳聞
據實無同異之差制可

修史官

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今已後
宜令所司于史官內簡擇堪修人錄名進內自餘居史職不得
輒聞見所修史及行用國史等事

長安二年鳳閣舍人修國史劉允濟云云史宜善惡必書言成
執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
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耳但百察善惡必書足為千
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三年七月米敬則請擇史官上表曰

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風資其筆削三王盛業藉以重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狀昔平王東遷歷數六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公遠霸西戎楚莊王利尽南海禮樂文物聞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何若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于地可不惜哉只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于史冊齊神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石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代穀名在于卿乎寔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即位又嘗勅曰收好直筆勿畏懼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為相也納柳虬之說時命書法不諱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倘不過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只生于往代而獨無于此時在乎求与不求好

與不好耳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起加美職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鄭惟忠常問劉子玄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就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置于貨殖矣如有才而無學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答宁終不能成其宮室矣枕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惧則為虎傳翼矣時人以為知言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館事特賜朝敬階愔上表懇讓優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情乃受職

正元九年十二月以前河南府王屋縣尉蔣武為右拾遺史館修撰上重難其職制未可下前召見于延英殿至是方命官十

二年正月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如故其年二月又薦自左諫議大夫遷秘書少監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欲異同宰府乃言于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朝廷得失之事其領史職者不宜為諫官故有斯命

元和四年六月宰臣集賢殿文學士裴均奏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非登朝並為直館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館事其餘名目並請不置仍永為常式送之

大和六年七月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充史館修撰故事修撰不過三員或至兩員今四人並命論者非之

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兼史館修撰張崇今修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家重宜充兼修國史

雜錄

正元九年十月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記錄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愚以為聖德在躬舉無過事所述義歸尽善陛下獨覽居于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于魯玄之沒或作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已唯當致怒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雲廷折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也唯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覲蓋為此也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現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

紀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凡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親
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
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
皆記之矣太宗謂房玄齡曰國史何目不令帝王親見對曰國
史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
國史若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鑒誠卿可撰錄進
來房玄齡遂刪略國史表上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鳩叔牙而魯國寧朕
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直書
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
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二
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語能守之終

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能之雖有順時冬狩不踰旬而返
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遠方求琛羞比日已來饌無兼味自非膏
而有年師行尅捷未嘗与公等舉杯酒奏管絃朕雖每日兢懼
終藉公等斥翊各宜勉之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鐵勒諸
蕃歸國謂群臣曰吾知勞逸不同者有二鐵勒解歸國去危
就安邊夷無事豈不逸樂而窮髮之地及為齊人古昔已來書
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亦為劬勞

顯慶二年二月己亥禮部尚書許敬宗常修國史自掌知國史
記事阿曲初虞世南兄与許敬宗父同為字文化及所害封德
彞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曰謂曰虞世基被戮世南則匍匐
而請死許善心被殺敬宗則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為
德彞立傳咸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男

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與九隴曲叙門閥安加功
貴并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多
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乃云太宗作威鳳賦以錫之其威
鳳賦本是與長孫無忌又白州人龐孝恭蚤首凡品率鄉兵逆
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細其實貨稱漢將驍健昔唯
蘇定方龐孝恭耳曾繼叔劉伯英皆出 其虛謬也如此高
祖太宗實錄教播所修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已受憎曲事刪
改論者尤之

長壽二年修時政紀先是永徽已後左右史唯得對伏丞旨伏
下後謀議皆不聞文昌左丞姚璿以為帝王謀訓不可遂無紀
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踈遠無得而書之是日遂表請伏下
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撰錄號為時政紀自璿始也

唐會要卷第六十三

唐會要卷第六十四

史館下

史館雜錄下

崇文館

史館雜錄下

弘文館

集賢院

文學館

崇玄館

長安三年張易之昌宗欲作亂將圖皇太子遂譖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鳳閣舍人張說為證說初不許遂賂以高官說被逼迫乃偽許之昌宗乃奏元忠與太平公主所寵司禮丞高戡交通密謀御名造飛語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皇太子可謂耐久時則天春秋高惡聞其語鳳閣侍郎宋璟恐說阿意乃謂曰大丈夫當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張廷珪又謂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劉知幾人謂曰無污青史為子孫

累明日上引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于殿庭遣昌宗與元忠高
歌對于上前上謂曰具述其事說對曰臣今日對百寮請以實
錄司屬声言魏元忠實不及掩是昌宗令臣誣枉耳是日百寮
震惧上聞說此對謂宰相曰張說傾巧翻覆小人且縱收禁侍
更勘問異日又召依前對問昌宗乃屢誘掖逼促之說視昌宗
言曰乞陛下看取天子前尚逼臣如此况元忠實無反語奈何
欲令臣空虛加誣其罪今大事去矣伏願紀之易之昌宗必亂
社稷天后默然令所司且收掌諫議大夫知政事未敬則密表
奏曰魏元忠素稱忠正張說又所生無名俱令抵罪恐失天下
之望願加詳察乃貶元忠為高要尉說流欽州時人議曰昌宗
等包藏禍心遂與說計議欲擬謀害大臣宋璟等知說巧詐恐
損良善遂與之言令其內省向說元來不許昌宗虛誣元忠必

無今日之事乃是自招其咎願識通變轉禍為福不承皇嗣殆
將危矣後數年說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至史館
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元忠事乃謂著作佐郎魚修史吳兢曰
劉五修實錄劉五即子玄也論魏齊公事不相饒假與說毒
手當時說驗知是吳兢書之所以假託劉子玄兢送容對曰是
說書之非劉公修述草本犹在他人已亡不可証在于出竟令
相公有恠耳同修史官蘇宋等見說此對深驚異之乃嘆曰昔
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說自後頗所請刪削數字說曰若取
人情何名為直筆

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
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其後史官太子中允劉
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于是求罷史職奏記于蕭至

忠曰知幾自榮名仕伍侍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
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孔靜言思之有不可五也何者古之
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
立言不朽歲諸名山未聞籍以眾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
集群儒著述無序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訖其不實公理以為可
焚張蔡二于紕之于當代傳范兩家嗤之于後葉今者史司取
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于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
言皆閤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
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
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
左方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縣視聽
不該討訟革于臺閣簿籍難見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

以示于朝南史之書殺也批簡以往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
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狀
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間齟舌倘有五始初成一
字如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不洒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
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責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
可三也今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
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
不可四也竊以史官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監
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
豐約或可略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
勞逸宜均揮鈔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
歸之彼官此銓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倘人思

自勉則書可立成監之者既不措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我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職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于何也知義又著史通二十卷

開元五年十月十八日詔曰王者欽若天道率由時令考六官之化消五祀之法故得災害不生休徵存委夫正月東郊祈春賞士孟各北陸迎寒恤孤養四序之運行稽五材之動用不協所尚或罹于咎自今已後每八月史官條奏應所行事當斟酌典禮用孚于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至德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謂史官于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卿宜書之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慶

永正元年九月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史臣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為誡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清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程趙周皆為漢相爵則通侯而良史以為覲：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稚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于周邵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申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狀則志士之欲以光輝于後者何待于爵位哉當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元和四年正月減集賢寫御書一十人付史館收管史館奏當館舊例只有楷書無御書名額請改正楷書從之

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遺樊紳右拾遺韋處厚太常博士林寶並
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員外郎獨孤郁克史館修撰兼判管事
又以兵部尚書裴均為太子賓客均以疾罷相拜兵部尚書久
未任朝謝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復監修史與均有隙又以均
抱病方退不宜以正元實錄上進故史官皆罷均亦更移散秩
七年六月上讀肅宗實錄見大臣傳多浮詞虛美回宣與史官
記事每要詣實不得虛飾

八年十月宰臣以下候對于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于宰臣監
修國史李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
者左史記言今起居即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
中宰相姚璿監修國史慮其造膝之言或不下問因請隨奏對
記而伏下以授史官今時政是也上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

也吉甫對曰凡向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机密固不可書以送
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
行者制旨照朕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
臣覲時政記者姚璿修于長壽及璿罷而事廢賈耽齊抗修于
正元及耽罷而事廢朕則闕于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
也

十二年九月詔記事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舊章舉而必書
朕所深望自今以後每生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事可備勸誠
合在記述者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綴錄仍准舊例每季
送史館時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請行故事回有是詔既而宰
相以事閑机密不以告之事竟不行自左右史失職于今幾一
百五十年中間徃徃有時政記出焉既錄回宰相事同稱贊推

美讓善之道行如信史直書之義闕朕于時事尚十得其四五
今則全廢君子惜之

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翱奏臣等謬得秉筆史館以記錄為職夫
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佞醜行以
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
知之舊例皆訪問于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行狀者
非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如此不
唯慶心不實苟欲虛美于所受恩而已也蓋亦為文者既非游
夏迂稚之列務于華而忘其實溺于詞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
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迂之實錄不狀則詞句鄙陋不能自
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狀不足取信若使指
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狀者縱使門生故吏

為之亦不可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
事說實直載其事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
但記其諫諍之詞自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
司農寺印以追送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若考
功定謚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言謚依此者乃下太常及牒史
館太常定謚後亦以謚議牒送史館則行狀之縱未可以一皆
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犹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
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虛言則使史官何所為據伏乞下
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劄可
其年六月史館奏當館楷書准元勅同集賢例五考足放選今
選務集賢年數仍舊當館更加三年同弘文館例八年放選緣
當館一例長上弘文館分番上下事理實屈請依元勅慶分勅

旨依奏

長 元年正月史館奏寫國史楷書元額三十員內十員館司前後停減五員吏部奏減今只十五員見在伏請却復吏部先減五員勅旨宜量與三員其年二月史館奏楷書典書等授官次叙伏請勅吏部同集賢例比擬勅二日宜準集賢例慶

其年四月修聖政紀中書門下奏伏以堯舜之政二典存焉君臣之間呼俞之旨固不備載厥後雖代有史官多出于追書所以其事或紀其言蓋略太宗文皇帝躬勤庶政朝多良臣論思獻替動可記錄故能遠繼堯舜煥乎其文章國朝舊制每正衙奏事史官載筆于玉階之下所有議論政事悉得之及永徽已後伏下便宰臣謀議外莫得聞長壽二年宰相姚璿以為聖王謀訓不可闕于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已後所論

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此事久廢史官不復得聞唯寫誥詞記除授而已臣等常竊憤大懼皇猷未有以光揚于天下伏望天恩許臣等每生日所有謀議事聞政事者便日撰錄號為聖政紀書紀緘封至歲末則付史官永為常式庶得睿謀所載如日月高懸聖政惟新與天地廣運臣等不勝大願送之

太和二年中書侍郎蓋修國史路 奏曰臣昨向奏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伏以史冊之作勸誠所存事有 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况正規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緣此書成于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念之于壻若遺叅校或致私嫌臣既職編修蓋命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庶察竟言表章交

奏既迫群議輒上聞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
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取舊
記最錯誤者宣付史館委之修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
宗朝禁中事起于謬傳殊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其他不要更
修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于上前屢
不實故今刊正也

開成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延英對宰相湏紀錄伏以陛下躬
勤庶政超邁百王每對宰臣日旰忘倦正衝決事二史在前便
殿生日全無紀錄長壽初宰臣姚璩奏置時政紀寢而不行正
元中宰臣趙憬請復故事無何又廢恭惟聖政必在發明今請
每至延英生日對宰臣往復之詞闕教化政刑之事委中書門
下直日紀錄月終送史館所冀政猷不墜國史有倫昨日延英

尚奏已蒙允許勅旨依奏

會昌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時政紀起居注記修國史體例等
伏以時政紀長壽二年宰臣姚璩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于紀
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
撰錄號為時政紀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爾後生日每
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宰
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相撰錄
連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起居注紀此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
官三五年後犹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
事犹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數年後採拾傳聞耳目已
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事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
書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

其起居改轉望已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
仍許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時的量如事已施行非閤机密並
一一向說所與書存信實免有疑誤修史體例臣等伏見近日
實錄多云禁中者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須眾所聞見
方合書于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傳聞多出邪
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日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
得以此記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与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
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有荅詔
居要官啓事者亦合著明並當昭朕在眾人耳目或取捨在于
堂案或與奪形于詔勅前代史書載名目奏議無不由此近見
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其明聰事不顯于當時得自其家實准
取信向後所載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

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
褒貶之言必信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糾繆君詳求據實須舉舊
章勅旨宣依大中四年四月史館奏當館寫國史楷書與書等
與集賢院寫書人等承前一例並校成五考便勒赴選自大和
八年已後被吏部條流五考滿後待受散三年今集賢院以其
勞役年深補入不得去年二月十三日具事由中奏已蒙勅下
並免三年受散訖今當館未蒙處分伏請依例並勒校成五考
便許叅違勅旨依奏

八年正月監修國史鄭郎奏當館修撰直館共四員准故事以
未通籍者為直館伏以修史重事合置修撰 臣秩序或卑筆
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察更添修撰二員從之其舊館萬年尉
張範汪陽尉李節勒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

煥並光修撰通舊為四員分修四季之事
天祐元年十月十二日前絳州曲沃縣令高慶魯進史館亡書
三百六十卷授兼監察御史賜緋

弘文館

武德四年正月于門下省直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為弘文館
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闡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
餘萬卷于殿側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
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賢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宿直
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令褚
遂良檢校館務號為館主因為故事其後有劉偉之范履冰並
特勅相次為館主正現三年移于納義門西九年又移于門者
南其後移伏大明宮其館亦在門下省南儀鳳中以館中多圖

籍置詳正學士校理之神龍元年十月十九日改為昭文館避
孝敬諱故也二年又改為修文館至景龍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一員徵攻文之
士以光之二十三日勅中書令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並為大
學士一十五日勅秘書監劉憲中書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義
太常卿鄭愔給事中李適中書舍人盧藏用李又太子中舍劉
子玄並為學士五月五日勅吏部郎中薛稷考功員外郎馬懷
素戶部員外郎宋之問起居舍人武平一國子主簿杜審言並
為直學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趙彥昭給事中蘇頌起居郎沈
佺期並為學士景雲元年館中學士多以罪被貶庶臣遂令
給事中一人知館事二年三月八日復改為昭文館至開元
七年九月四日依舊改為弘文館學生三十八人 補弘文館

崇文學生例皇總麻已上親皇太后大功已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並聽預簡選性識聰敏者先正觀元年勅見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于館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勅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黃門侍郎王珪奏學生學書之暇請置博士兼隸業為勅太學助教侯孝遵授其經與著作郎許敬宗授以史 漢二年王珪又奏請為學生置講經博士考試經業准式貢舉兼學書法開元二年正月弘文館學士直學士學生情願夜讀書及寫供奉書人榻書人頭在內宿者亦聽之又弘文館令學士一人專判館事并差給事中一人差知勾當明為簿曆其學生既在官

宿博士及直館每夜各一人遞直開元七年十二月三日省弘文崇文兩館仇校置弘文館校書四員崇文館檢書兩員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弘文館校書兩員

長慶二年閏十月弘文館奏楷書榻書典書元額三十五員七員先停減今請于先減數內量補五員并見在員數並勒長寫書及功課年勞官資請依史官例處分勅旨宜依

三年二月弘文館奏請添修屋宇及造書樓伏以儒學之科政化根本苟或隳廢則人何觀伏望賜勅所司逐急補修庶使已成之業免墜弘闡之義再揚勅旨依奏

其年七月弘文館奏按六典當館先有學士直學士詳正學士校理直館讐校錯誤講經博士等雖職事則同名目稍異須有定制使可遵行今請准集賢史館兩司元和中停減雜名目例

其登朝五品以上充學士六品已下充直學士未登朝官一切充直弘文館其餘並請停減莫得典故不煩職業咸在勅旨依奏

大中四年七月弘文館奏當館楷書典書等典集賢史館楷書等承前流例並勒校成五考赴選自大和八年以後被吏部條流更加授散三年今集賢史館奏勞後年深補召不得已蒙勅下免三年授散訖今當館請准例虜分勅旨依奏

六年六月弘文館奏伏以三館制置既同事例宜等比來無事未敢中論今緣准勅修續會要以來官僚入日稍頻因緣費用其數至多紙筆襍物等不敢別有中請其厨料送前欠少伏請准兩館流例增添給用之間庶得濟辦勅旨宜事畢日停

文學館

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于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僚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冊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天冊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天冊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令庫直閣立本圖其狀具題其爵里命褚亮為文贊号曰十八學士寫貞畜藏之書府用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食五品珍膳分為王者更直宿閣下每日引見討論文典得入館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崇文館

顯慶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弘請于崇賢館置學士并置生徒詔許之始置二十員其東宮三師三少賓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衛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子孫亦宜通取至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賢館為崇文館避章懷太子諱也

永隆二年二月十日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畢上表請博延耆碩英髦之士為崇文館學士許之于是薛元超表薦鄭祖玄鄭玄挺楊炯崔融等並為崇文學士至正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崇文館宜令左春坊句當

集賢院

西京在光順門大衢之西命婦院北本命婦院之地開元十一年分置北院全取命婦院旧屋東都在明福門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十年三月始移書院于此西向開門院內屋並太

平公主所造興慶宮院在扣風門外橫街之南二十四年駕在東都張九齡遺直官魏光祿先入京造此院華清宮院在宮北橫街之西二十八年勅造書直及寫御書一百人

開元五年十二月勅于秘書省昭文館兼廣召諸色能書者充皆親經御簡後又取前資常選三衛散官五品已上子孫各有年限依資甄叙各有至十九年勅有官者為直院

開元五年十一月題為麗正修書院以秘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充使初置院經始皆無量処置至八年正月以散騎常侍元行冲充使檢校院內修撰官初無量奏前聞喜具尉盧撰前江陽尉陸玄泰前左監門曹曹參軍王捧從武陵尉尉徐楚璧分庫檢校至六年已後秘書丞殷承業右贊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陸元悌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劉怀信胡履盧恭

陵令陸紹伯扶風縣丞馬利正並別勅收入院

八年十月勅學士等入經三年已上為年深若校理精勤紙繆多正及不詳覆无所益明季修書使錄奏別加褒貶

九年冬幸東都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九卷至二十四年車駕還西京勅百司行役皆令減省集書籍三分留一貯在庫都至天寶三年六月四庫更造現在庫書籍經庫七千七百六卷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卷從天寶三年至十四年四庫續寫書又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卷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封禪儀注勅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等

賜宴于集仙殿上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乃下詔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賢者清理之具當務其實院內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中書令張說充學士知院事散騎常侍徐堅為副禮部侍郎賀知章中書舍人陸堅並為學士國子博士康子元為侍講學士考功員外郎趙東叟監察御史咸序業左補闕韋述李子釗陸玄恭呂向松遺母照太學助教余欽四門博士趙玄默校書郎孫子良並直學士太學博士侯行果四門博士敬會直右補闕馮陽並侍講學士初以張說為太學士辭曰學士本无大稱中宗欲以崇範大匠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為稱上從之

正元四年正月勅減集賢寫御書一十人付史館收管其年六

月集賢院准六典有學士及直學士准集賢注記外有校理待
制留院入院侍講刊校修撰修書及直院等色類徒多等囊元
今請登朝官五品已上准六典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
學士中取一人最高者判院事闕學士即以直學士中高者充
自然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為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停仍永
為常式從之

其年五月十一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泌奏伏蒙
以臣為集賢殿太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
鴻儒懇辭大字衆稱違禮其後正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殿
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怕例伏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
准此勅依

八年六月十三日置集賢殿校書四員正字兩員仍于秘書省

見任校書正字中量減秘書省所減官員便據停數之

十八年上問神策軍起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君集賢
學士蔣又問之又徵引根源事皆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曰集
賢有人矣翌日制判集賢院事又集賢院學士蔣明之子其父
常以亂兵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又入院編次于是宰相
張鎰置又為集賢編錄

元和二年七月集賢院奏伏准六典集賢院置學士及校理修
撰官累至崇儒不失此制至正元八年判院事官陳京始奏停
校理分秘書郎四員正字兩員為集賢殿校理正字今請校書
郎正字並却歸秘書省當司請依舊置校理官庶循名實且復
開元故事又直官請減五人寫御書請減十人從之其年閏十
二月集賢殿大學士中書侍郎平章事武元衡奏以厨料欠少

更請本錢一千貫文收利充用置捉錢四人其所置請用直官及寫御書各兩員每員捉錢二百五十貫文為定額即免額外置人勅旨已配捉錢人宜至年滿准舊例處分其闕便停不得更補餘依奏

大和五年正月集賢殿奏應校勘宣素書籍等伏請准前年三月十九日勅敕抽秘書省及春坊弘文館崇文館見任校正作番次就院同校其厨料請准元勅處分事畢日停送之開成元年四月集賢殿御書院請鑄小印一面以御書為印文送之

大中六年正月校理楊收逢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收不為之却乃追捕僕人啓之時宰臣大學士馮植論奏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也

崇玄館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三日于玄元皇帝廟置崇玄博士一員令學生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例考試

天寶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兩京及諸郡崇玄館學生等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制前件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玄冲虛等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十日制改庚桑子為洞灵真經准條補崇玄學生亦合習讀伏准後制合通五經其洞灵真經人間少本近令諸現尋訪道士等全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并通玄冲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闡學者宜精其洞灵經等三經量付所司各寫十本校定訖付諸道誅訪使頒行其貢奉司及兩京崇玄學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玄學奉人望

准開元二十九年勅條考試其洞灵真經請待業成狀後准式
送之

二年正月十五日改崇玄學為崇玄館博士為學士助教為學
士更置大學士二員天下諸郡崇玄學改為通道學博士為學
士二月四日以門下侍郎陳希烈兼崇玄館學士其年二月十
二日勅兩京玄宮及道院等並委崇玄館學士都檢校正元
六年十二月給事中盧徵奏太清宮崇玄館元置楷書二十人
寫道經已足請不更補置勅旨依奏